

认知翻译模型构拟*

金胜昔 林正军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30024 /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 130022;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30024)

提 要: 本文基于体验哲学, 从构式论视角出发, 聚焦译者、源语作者和译文读者间的三元关系, 尝试构建认知翻译模型, 描述翻译的认知过程并解释其中关涉的要素。该模型强调翻译是认知主体(译者)进行的体验性认知活动; 其中, 蕴有 3 重互动体验; 译者通过识解操作, 按照源语和目的语构式组合所允准的方式, 对源语作品(复杂构式)和译语作品(复杂构式)分别解构和建构; 这一模式下的对等是多维的, 但要以实现认知等效为第一原则。

关键词: 认知翻译; 模型; 构式; 识解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5)06-0100-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6.020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gnitive Translation Model

Jin Sheng-xi Lin Zheng-ju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Based upon the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the ternary relationships among translator, source language writer and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cognitive translat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describing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explaining the elemen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The model emphasizes that translation is in nature a cognitive activity conducted by the cognitive subject (translator) and the whole process consists of threefold interactions. Through a series of construal operations, a translator realizes the deconstruction of source language works (viewed as Source Language Complex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arget language works (viewed as Target Language Complex Co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pective licensing principles of construction compositions in both languages. In the light of the model, equivalence is multidimensional, which is dominated by cognitive equivalence.

Key words: cognitive translation; model; construction; construe

1 引言

在跨学科交叉研究趋势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 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出现认知翻译研究的新范式。当前的认知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翻译的过程研究和翻译能力研究。这些研究摒弃传统内省思辨的研究范式, 采用实证的、实验的研究方法, 为认知翻译的研究开辟新的路径, 也为认知翻译理论的建构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但是翻译活动“涉及译者兼作者的认知能力、认知方式和认知建构内容等很多复杂的因素”(金胜昔、林

正军 2015: 121), 许多要素不能定量分析, 所以如果仅仅依靠科学实验的方法就难免会存在缺陷和不足。

有国内学者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如体验性、互动性、范畴化、隐喻、转喻和识解等), 提出认知翻译观, 率先阐释构建认知翻译理论的思路, 从宏观视角出发尝试构拟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 即“翻译体认模式”。但他们并没有基于某一具体的认知语言学理论, 从微观视角来深入探究翻译的认知过程, 所以今后认知翻译的理论研究趋势之一还是“构建一个能被普遍接受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认知教学语法的构建与应用研究”(13AYY010)、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认知视阈下商务文本的翻译研究”(2013B343)的阶段性成果, 同时得到长春理工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商务英语写作: 语块理论视角”(XQNJJ201316)的资助。

或切实可行的翻译过程描写模式”(卢卫中 王福祥 2013),当然这个模式要能够充分合理地解释翻译过程和其中所关涉的各项要素。构式语法理论是认知语言学重要理论之一,其主张构式是形式和意义/功能的匹配,是语言在心智中的基本表征方式;人类是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体验以及认知加工的方式来对基本经验进行概括和组织的;对语言形式匹配着句法功能、交际功能和语用功能(陈满华 2009)以及“语际间的变化性和概括性”(Goldberg 2013: 1)的强调等观点,有助于我们对翻译认知过程进行描写。所以,本文拟在构式语法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翻译中的3元(源语作者、译者、译语读者)关系,尝试构建一个认知翻译模型,从构式的理论视角来描述并解释翻译过程和其中相关的要素,以期在认知视阈中深化和拓展翻译的研究。

2 构式语法

构式语法理论是在语言学研究由形式到功能转向的大背景下,在对乔氏转换生成语法的批判基础上诞生的。Croft 和 Cruse (2004: 266-283)把构式语法划分为4个流派:以 Kay 和 Fillmore 为代表的构式语法,以 Lakoff 和 Goldberg 为代表的构式语法,以 Langacker 为代表的认知语法,以 Croft 为代表的激进构式语法。虽有派别之分,然而构式语法的不同流派在“语法构式、表层结构、构式网络、跨语言的变化性和概括性以及基于使用的语法模型”这5个方面的研究却持有相同或相近的观点。正是这些语言研究的构式路径“所共同倡导的五大主旨使得他们与生成语法区别开来”(Goldberg 2013: 1),同时体验哲学的兴起又为构式语法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奠定深厚的哲学基础。

2.1 构式语法的体验哲学基础

构式语法是对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反动”。乔氏的语言理论基于先验哲学,从笛卡尔的二元哲学观和形式主义哲学来汲取哲学养料进而建构起来的形式语言学;而构式语法理论体系的拓展与完善则受益于体验哲学,属于功能语言学范畴。在严厉批判西方客观主义传统哲学和乔氏转换生成语法的基础上, Lakoff 和 Johnson (1980, 1999)摒弃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二元论调,创造性地提出第三条哲学路径,即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后被其称为体验现实主义(embodied realism),进而树起体验哲学的大旗。体验哲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非客观主义哲学思潮”(孙毅 2012: 115);他们认为体验现实主义的本质就是主张“心智基于身体经验,意义基于身体经验,思维也基于身体经验”(Johnson, Lakoff 2002: 249)。体验是一种互动过程,是具有遗传结构的个体与世界的交互,即“人和外部物质世界之间、人和

由人组成的社会世界之间以及人和自身的内心世界之间的互动”(林正军 王克非 2013: 364)。构式语法理论秉承意义的体验互动观,认为“意义的产生不应单纯归功于认知主体的‘内部’生理机构,也并非仅仅依赖于客体对象的‘外部’输入”(Johnson, Lakoff 2002: 248),相反意义的构建应源于认知主体与世界的动态交互。认知主体在与世界互动体验的过程中,对由其自身的运动感知系统所获得经验进行认知加工,进而形成概念结构,“概念结构由构式的意义来体现,构式的形式体现意义”(林正军 王克非 2013: 354)。形式和意义如同硬币的两面,不能割裂。构式语法强调构式是形式和意义/功能的匹配体,要通过习得的方式来获取,是具有概括性本质的语言在人的心智中的表征方式。构式语法的这一主张恰恰体现人类概括和组织获得的经验的认知活动,建立在其与世界互动体验的基础上。

2.2 构式语法的基本观点

构式语法中关于构式的定义,当属 Goldberg 的最为人所接受。Goldberg 提出“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和意义的匹配体 $\langle Fi, Si \rangle$,其形式或意义的某些特征都不能依据 C 的组成部分或先前已存在的其它构式得到完全的推知时, C 被视为构式”(Goldberg 1995: 4),后来她又进一步完善这一定义,认为构式是“可被习得的形式和意义/功能的匹配”(Goldberg 2006: 5)。在上面提到的不能“完全推知”(strictly predictable)的前提下,任何语言形式(linguistic pattern),包括词素、词等相对较小的语言单位以及习语、篇章等,都可被视为构式。构式的形式部分涵盖语言符号的“音系特征、形态特征和句法特征”;意义方面不仅包涵“语义特征”,还扩展至“语用特征和语篇-功能特征”(Croft, Cruse 2004: 258)。所有的构式研究路径都视语法为一个整体的多维框架,各个层面的信息在这个框架中同等重要,“没有哪一个层级是自治的或处于核心地位。相反在一个构式中,语义、句法形态、语音系统和语用因素共同运作”(Traugott, Trousdale 2013: 3),发挥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进行不同语言间转换的时候,要兼顾构式的形式和意义,厘清源语和目的语在构式的音系、形态、句法、语义、语用、功能特征等方面表现出的共性和差异;这也预示着翻译中的对等肯定是多维度的。

构式被同一文化社团的人所共有,表现出其规约性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构式可外化为语言符号,是形式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任意匹配,因此构式具有象征功能。人们正是依据形式和意义/功能的匹配原则来构建不同的语言表达式,即语式(construct),亦可称为构式实例。不同语言中的构式实例通过不同语符呈现,毫无疑问会产生差异性,正如 Goldberg 所言,“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中,找到两个在形式、功能以及频率分布(distribution)方面完全一致的构式,几乎不可能”(Goldberg 2013: 7)。同时因

为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等语言外部因素的存在加之“在语言中,不仅存在世界(现实)因素,而且存在人的因素”(李洪儒 2005),也就是说人的认知能力、认知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不同民族或种族的语言对同一命题意义的表述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林正军 王克非 2012),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不同语言之间构式的形式存在差异,所以帮助实现语际间交流的翻译行为存在一定的必要性。

人们面对的世界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规律,加之人的身体结构和器官功能相同,因而形成部分普遍的认知方式,这使得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王寅 2011)。语言间的普遍性主要体现在它们的语义来源路径相同,这样就为两种语言的互译提供一定可能性。

源语作者和译者在生理结构、认知结构、认知方式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外部世界等方面都存在共性。在与外部世界互动体验的过程中,他们都通过感觉运动系统获得相似的感知经验,然后形成相似的认知意象,这些认知意象经过大脑的加工又形成一些基本的相似的概念结构。这些概念结构分别通过源语构式的语义和译语构式的语义来呈现。关键之处就在于尽管源语构式和译语构式的形式有异,但是语义却相通,即语义间存在共性。离开这种语义共性,“不同语言间的语言形式就不会有语义关联,不同语言之间就无法沟通和交流”(林正军 王克非 2012)。

3 构式语法视阈中翻译研究的话题透视

3.1 翻译是什么

“翻译是什么”的这一追问实际在唤起人们对翻译本质的思考。翻译是一种行为、一种活动,表面看来是译者在不同语符间进行转码的行为和活动,但这只是翻译活动在我们面前呈现出的表象,是翻译的认知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我们认为翻译过程本质上有着认知的属性,翻译是一种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译者)进行的认知活动。根据体验哲学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人是基于对客观外界的感知和经验来概念化外部世界,语言是人认知世界的产物,这说明在现实和语言之间有个中间层次,即人的认知;同时也体现出现实-认知-语言的3元关系,即现实先于认知和语言,人的认知源于对现实的互动体验,而语言则是现实和认知互渗的结果。

由此观之,翻译也是一种具有互动体验为特征的认知活动。首先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解构有着一定的认知依赖性。表面看来,译者对源语作品的解构是通过与源语作品在字、句、段、篇层面的互动实现的,是对源语语式的具体操作,实则不然。译者还要透过源语作品来解析原作者对世界的认知,也就是剖析原作者通过与其所处的客观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以及其自身心理世界的互动后

形成的概念化意义;其次译者对译语文本的建构也有着一定的认知依赖性。译者建构译语文本时,肯定要依据目的语语式的组配规约进行,但是译者也会更多地考虑到译文读者的认知状况、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等相关认知要素。基于以上论述,无论是解构还是建构,翻译这一复杂过程都深深打上人类认知的烙印;通过解构与建构,译者在两种语言间,在与源语作者间、与译文读者间、与外部世界间进行一系列互动体验,其结果是生成具有可读性、通顺性、创造性的译文。所以,我们必须基于体验和认知,认清翻译行为的认知属性,抓住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译者)所进行的认知活动这一本质,才有可能对翻译活动做出始源性的理论解释。

3.2 译什么

译什么通常是指对源语作品的选择,但我们此处主要讨论的是译者通过源语作品译出什么。译者翻译的是传统语法规约下的编码意义,还是传递其他超越字面意义间的东西。我们主张翻译绝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译者翻译活动的显性特征是在两种语式间进行转换操作,似乎只要按照目的语所允准的构式组合方式进行即可,但是翻译活动绝非如此简单,译者也绝不想浅尝辄止,只译出字面间意义即可。我们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翻译的是原文作者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体验后,建构于源语文本中的概念化意义,并期望译语读者能够对这种意义进行识解。

3.3 如何译

“如何译”的这一发问本质上是在宏观层面对翻译原则的审视,也是在微观层面对翻译策略的思考。对于辖制翻译活动的翻译原则,我们基于 Langacker 认知语法的识解观提出“认知等效”的观点。识解指人们用不同的方法认知同一事态的能力,主要是一系列“认知操作,能帮助人们从不同的选择中确定恰当结构的可能性”(Radden, Dirven 2007: 21)。认知等效指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的认知主体,“在充分识解源语作者在原文中表达的概念化意义的基础上,结合对译文读者识解能力和识解方式的考察,将识解的意义‘复制’到译文当中”,即通过目的语语式间的操作,“将识解义明示给译文读者,使其达到充分体验性的效果,也就是和源语读者最大相似的体验性效果”(金胜昔 林正军 2015)。实现认知等效的操作路径有二,即寻求译文中识解维度(包括详略度、辖域、凸显、视角)与原文中识解维度的最大关联或是寻求译文中识解维度与原文中识解维度的最佳关联(金胜昔 林正军 2015)。认知等效的原则并不否定或排斥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或功能上的近似对等,只不过要基于“认知等效”原则的辖制,因为认知等效是最核心的原则,是第一位的。说“近似对等”是因为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审视,构式具有跨文化差异性的特质,源语构式和译语构式在字、

句、段、篇各层级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不能盲目地用目的语语言的构式去应对源语语言的构式;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译者需要同时兼顾源语和目的语背后的认知状况以及其他社会文化要素,而这些状况和要素有别,甚至泾渭分明。作为负载这些要素功能的译文和原文在形式上和功能上必然不能实现完全等值,这也就说明对等只能是近似的和多维度的。

在认知等效原则的辖制下,译者可以采取归化策略或是异化策略,采用直译或是意译等手段来构建译文语篇,这正彰显出译者的创造性,也体现出译者主体性的建构。但是译者的创造性翻译,绝不是天马行空,而要“创而有度”。

4 翻译的认知模型

结合上面论述,我们基于体验哲学的观点,从构式论的视角出发,立足源语作者、读者兼译者以及译语读者间的 3 元关系,初步构拟翻译的认知模型,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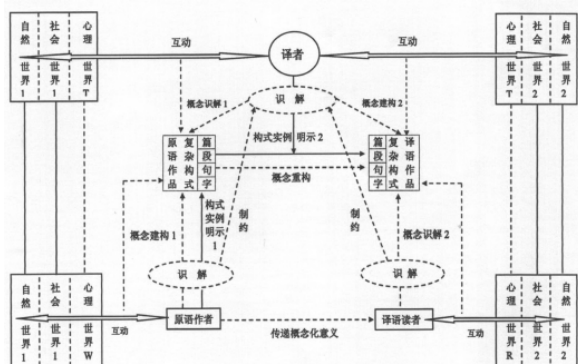


图1 认知翻译模式

通过上图可知,源语作者通过与自己所处的自然世界₁、社会文化世界₁ 和自己的心理世界 W 的互动体验,“形成感知经验,感知经验以认知意象的形式呈现在人脑中,经过大脑的认知加工形成一些基本的概念结构”。原文作者“运用这些基本的概念结构组织较为抽象的思维,从而逐步形成语义结构”(林正军 王克非 2013)。在进行一系列识解操作后,源语作者最终完成概念建构₁,并按照源语构式允许的组配方式,最终通过构式实例明示₁ 形成源语作品(复杂构式)。

译者基于与社会文化世界₁、自然世界₁ 以及自己的心理世界 T 的互动体验,经过一系列认知操作,对源语作者建构于原文作品中的概念进行识解,当然概念识解₁ 是通过把源语作品(复杂构式)解构为各组不同的构式,并析出其不同组合义的路径进行的。然后译者再基于目的语读者所处的自然世界₂、社会文化世界₂ 以及译者自己的心理世界 T 的互动体验,并按照译入语允许的构式组合方式进行语式层面的操作,即凭借构式实例明示₂ 重构所识解的概念化意义于译语作品中。

译语读者对蕴于译语作品中的概念义进行识解,以期得到和源语作品读者最大相似的体验性效果。源语作者和译语读者通过概念化意义传递建立交际联系,而源语作品与译语作品间则存在着概念重构的关系。源语作者和译语读者的识解操作方式作对译者的认知操作有着一定程度的制约,对译者创造性翻译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下面就一些具体的细节展开论述。

4.1.3 重互动体验

在模式图中,我们基于内外部关系,把世界划分为客观自然世界,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世界,以及人的心理世界。人的认知、理解、思想都是以我们与上述 3 个世界开展的互动体验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先源语作品的形成是基于源语作者与世界的互动体验,这是我们所指的第一重互动体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对译文的处理也具有体验的性质,这构成翻译活动中的第二重互动体验。译者的这种体验有着很高程度的丰富性,这是因为与译者进行互动的世界呈现出跨域性。所谓跨域性是说译者所要认知的世界既包括源语作者所处的自然界、社会世界,还要涉及目的语读者所体验的自然界和社会世界。不管是自译还是他译,译者的互动体验对象都包括上述跨域的两个世界。译者的这种互动可以通过其身临其境的体验完成,也可以借助其它途径,如书本、影音资料等方式实现。但是只有译者亲自的体验才能更好地帮助其实现对源语作品的体验性理解,最终获取源语作者的创作意图。读者对于目的语文本中概念化意义的识解也要基于其与世界的互动,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三重互动体验。

4.2 视源语作品和译语作品为复杂构式

由上图可知,源语作者通过与社会世界、自然世界和心理世界的互动,经过一系列认知操作,形成意义和形式匹配的源语构式。构式有简单复杂之分。“简单构式指不能再进一步分解的形式和意义匹配体,复杂构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构式组合而成”(林正军 王克非 2013)。源语作品是若干简单构式与简单构式的组合,简单构式与复杂构式的组合,或者是复杂构式与复杂构式的组合。因此,源语作品其本身可以被视为复杂构式。同样道理,译语作品也可以被看成复杂构式。当然译者分析理解源语作品这一复杂构式,也就是对源语构式进行解构,包括确定源语图示构式、事件类型(event type)、解析各个语式的组合关系、组配意义等。如果脱离译者与源语作者所处的客观世界、社会文化世界以及自己心理世界的互动,脱离译者与源语语篇的互动体验的话,这种解构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将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在解构源语作品这一复杂构式之后,译者必须兼顾目的语背后的认知机制,基于自己和目的语所在的客观世界、社会现实以及译者心理世界的互动体验,再按照译入语允许的

构式组合方式进行重构 建构译入语语篇这一复杂构式。

将源语作品和译语作品分别视为可再分的复杂构式,能够使翻译活动置于形式和意义统一的框架下进行,有利于译者在两种语言的不同层级上进行灵活的操作,也就是说“翻译过程中,不宜将翻译单位固定在某一层级上”(王寅 2012)。囿于篇幅,笔者对翻译的构式单位操作将另文探讨。

5 结束语

“翻译理论的建构永无止境。”(Toury 1988: 11) 本文尝试在认知视阈下,基于构式语法理论,同时结合翻译中的 3 元(作者、译者、读者)关系,深度透视翻译的认知过程,剖析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本质,进而构建认知翻译模式,这既能丰富翻译研究的视角,同时更是对认知语言学与翻译学结合研究的一次本体论意义上的、范式的提升,能把翻译研究从思想意识上进一步引向深入。本研究建构的认知翻译模式蕴含 3 重互动体验,重点强调译者的体验性认知: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可视为复杂构式,译者必须通过与源语文本语式的操作来实现与源语作者的互动;语码的转换不是简单地传递字面意义或信息意图,而是源语作者建构的概念化意义;译者必须在充分认识这种概念化意义基础上,在认知等效原则的辖制下,结合译文读者的认知水平和认知方式,进行创造性翻译。这就告诉译者和翻译教师,在翻译实践或翻译教学中,不要仅仅关注文本本身,或是翻译技巧,而更应该抓住翻译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这样才能帮助自己或是带领学生走出两种语言所搭建的“迷宫”。

参考文献

- 陈满华. 关于构式语法理论的几个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5).
- 金胜昔 林正军. 识解理论关照下的等效翻译[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5(2).
- 李洪儒. 试论词层级上的说话人形象 - 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一[J]. 外语学刊, 2005(5).
- 林正军 王克非. 语言符号论与构式论探析[J]. 外语教

学与研究, 2013(3).

- 林正军 王克非. 论非典型复杂构式产生的理据性[J]. 现代外语, 2013(4).
- 林正军 王克非. 跨语言语法隐喻探讨[J]. 外语学刊, 2012(1).
- 卢卫中 王福祥.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认知翻译学研究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4).
- 孙毅. 两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体验哲学寻绎[J]. 宁夏社会科学, 2012(3).
- 王寅. 认知构式语法[J]. 外语学刊, 2011(2).
- 王寅. 认知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2(4).
- Croft, W., Cruse, D. A.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of in Language* [M]. Oxford: OUP, 2006.
- Goldberg,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 [A]. In: Hoffmann, Trousdal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Johnson, M., Lakoff, G. W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quires Embodied Realism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2(3).
-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Radden, G., Dirven, R. *Cognitive English Grammar*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
- Toury, G. A Handful of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and “Norms” [A]. In: Schäffner, C. (Ed.), *Translation and Norms*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8.
- Traugott, E. C., Trousdale, G.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定稿日期: 2015 - 07 - 13

【责任编辑 孙颖】